

故宮博物院
藏本
刊

清高宗御製文

共二冊
第二冊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570 冊清代御製詩文集

故宮博物院編

清高宗御製文

第二冊（共二冊）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故宮珍本叢刊/故宮博物院編. —影印本.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6

本書包括:萬壽詩/(清)世祖撰·清聖祖御製詩/(清)聖祖撰·清聖祖御製文/(清)

聖祖撰等 17 種書

ISBN 7-80645-664-3

I. 故… II. 故… III. ①詩歌—作品集—中國—清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214.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63607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570 冊

清代御製詩文集

清高宗御製文

第二冊(共二冊)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2.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664-3/I·68

定價:6630 元(清代御製詩文集 17 種共 42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御製文二集卷之十一

記

學詩堂記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於伯魚之過庭也曰不學詩無以言學詩尚矣然學詩者豈以駢四儷七叶聲韻練詞藻為能盡詩之道哉必於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事父事君之大端深入自得然後蘊諸內則心氣和平發諸外則事理通達於是言之文而行之遠不讀關雎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一

麟趾不能行周官法度是則有天下國家者尤不可不學詩也宋高宗命馬和之為毛詩全圖自書經以配之間亦有孝宗書豈和之始事於建炎而箴功於乾道阜陵補書以卒成之乎歷年既遠散失者多其在內府已登諸石渠寶笈書者凡九卷書成之後續得者又八卷而以新證舊乃知向所藏或失之精覈者凡五卷夫真者既知其醇則贗者宜去其疵於是萃前後可信為真者都為一筭別

藏於景陽宮後殿而名之曰學詩堂後或有

所得將以是證之而歸其筭焉各卷並為題識書之以傳信永世卷之甲乙以風雅頌為次第而不計書經者之前後其已登石渠寶笈今訂為偽之五卷則仍其舊亦各為識語書其後夫高孝兩朝偏安江介無恢復之志其有愧雅頌大旨多矣則所為繪圖書經亦不過以翰墨娛情而已豈真能學詩者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惜乎吾不能損讓於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二

清廟明堂之間也

抑齋記

予向居重華宮潔治西廂為書室而名之曰抑齋踐阼之後於凡御園行館據山水之佳適性情之雅可以凭几展芸編者無不以是為名示不忘舊也而向未有記夫記之意識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是也又記之言志也公府奏記進已志是也深居九重暇餘萬幾宵衣旰食之際左右史之職廢已久矣夫

誰與記之而公府奏進已志其能陳天命之艱艱屋漏之隱者亦鮮焉是在自謹其起居自任其出令以代左右史之識凜顧諟欽幾微以通公府之志則抑齋之記尤不可不作於今日者也夫予向之所云抑者不過欲退損以去驕吝慎密以審威儀所為敬業樂羣之事耳若夫今之所云抑則豈數語所能盡者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抑也日盈則昃月盈則蝕抑也予臨萬民凜乎若朽索之馭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三

六馬抑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抑也斯其大者至於一言之不謹一事之不慎其害將貽天下後世嗚呼今日之抑之艱豈昔日之抑之易所可相提並論者哉衛武公作抑之詩使人日誦於側以自警彼諸侯也尚知以是為棘則予之不忘舊日之命而益勵日新之德於以代左右史之識通公府之志不亦宜乎重華宮之抑齋其權輿也故書記於室

開新河記

熱河之水有二其自東北來者為固都爾呼

河三源匯而為一即水經注所謂武列水也

繞山莊東北錘峯下中關東溫泉為一源又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

流出匯之遂東南流入於灤其水雖大然向

有隄以障之時復培輦故得循軌而有所歸

宿即盛漲不為患其自西來者為廣仁嶺及

獅子嶺諸山之水水本無源常時無涓涔跡

雨後則循山東赴至西紅橋轉而北又由東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四

紅橋轉而南始緣南山溝流入熱河而溥道紆狹久復淤墊故宣導不能速向以其無大患亦遂易而忽之已卯夏大雨驟霍西南諸山水一時並集平地漲丈餘經西紅橋趨突壯山下石激波轉勢益洶悍自北而南衝擊東紅橋奔湍盪越市廛廬舍當之者多隨波而圯事聞發內帑賑恤且量漂屋楹數給貲繕復之及庚寅災仍如之其賑恤繕復亦如之夫十年之間兩遭其害警於已事曷可不

籌度以善其後顧無源之水不能以有形治
惟順其勢而疏之使下流暢達則其上自不
復壅潰為害防弭之道無過於此蓋是水之
致患徒以兩紅橋溝狹而不能容耳若舍此
狹溝使緣南山下新濬河寬而能容東赴熱
河宜免搏擊之勢迺命內大臣三和御前大
臣努三等偕直隸提督王進泰熱河道明山
保由南山下寬開河道西自同知衙前東至
旗營長六百九十餘丈濶皆七丈深隨地形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五

高下自三尺八寸至一丈二尺有差其河身
經流有直民居者令移構岸旁高地仍計屋
授之值俾各得安處工始於辛卯三月初至
六月中告蒧通費內府金一萬三千兩有奇
新河既成是秋雨復大漲復盛而水皆循河
安行無遏無溢其效固已立覩矣熱河自
皇祖締構山莊以來迄今六十餘年四方之
民環集輻輳駢坌殷闐盛若都會朕敬繩
祖武歲奉

聖母駐此承

志頤和因以順時行蒐習武從官衛士之扈
行以逮新舊諸藩之執役者內外咸集以故
熱河烟火之盛月益歲增則計所以保聚而
安全之者誠為切要而此新河之利尤大且
遠也繼此之修濬惟勤毋使墮塞實茲斯土
者之責可不慎諸惟茲廣仁嶺下為每年躬
迓

安輿所必至爰即疏河起處規隙地樸築數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六

椽以備憩候其前實臨經涂因植碑為亭記
其原始以詔示無斁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
屬謂之歸順若今之土爾扈特携全部捨異
域投誠嚮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
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犁薄賦稅於回部
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為外圍而羈縻之若
安集延若拔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槩置之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

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為我僕屬哉而茲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

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

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

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

畧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

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年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七

間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領要令侍讀圖

麗琛等假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為紆

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今之汗渥

巴錫者即阿玉奇之曾孫也以俄羅斯征調

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屬

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投

中國興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

啓行由額濟勒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

戈壁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

界凡八閱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

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

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叅贊居烏什辦回

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

有舍楞其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

唐喀祿於戊寅四月偕厄魯特散秩大臣和

碩齊率兵追捕逸賊至布古什河源射舍楞

弟勞章札布仆而擒之既而舍楞欲先擒

誠請釋其弟唐喀祿雖許而疑其詐欲降越

日舍楞和碩齊欲入覲且無益不若招唐喀

之舍楞和碩齊欲入覲且無益不若招唐喀

位和碩齊復言彼畏我兵威不敢動移曷親

遇害齊勸各解鞍去秦鍵俄頃變作唐喀祿

斯境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

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為之少

惑而略為備焉然熟計舍楞一人豈能聳動

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

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

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什之一

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汎設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八

偵籌儲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
至如歸且掄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即命
隨圍觀獵且於山莊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
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策凌等之
後遂以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
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
斯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為我大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撝先券閱後成愜

御製文集

卷十一記

九

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答

祖恩益凜

天寵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
念茲在茲遑敢自詡為誠所感與德所致哉
或又以為不宜受俄羅斯叛臣虞啟邊釁蓋
舍楞即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
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既來歸即以
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之
食之人既至近界毆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

將何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
新築城而諸色人皆賴耕牧為活是壁亦不
易堅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嚮化而
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
衆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
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為况體

天御世之大君子乎發帑出畜力為優恤則已
命司事之臣土爾扈特部衆長途疲頓凍餒
幾不能自存因命舒赫德等分

撥善地安置仍購運牛羊糧食以資養贍置
辦衣裘廬帳俾得禦寒並為籌其久遠資生

御製文集

卷十一記

十

之計令皆全活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安居咸獲得所

優恤土爾扈特部衆記

歸順歸降之不同既明則歸順歸降之甲乙
可定蓋戰而勝人不如不戰而勝人之為盡
美也降而來歸不如順而來歸之為盡善也
然則歸順者較歸降者之宜優恤不亦宜乎
土爾扈特歸順源委已見前記茲記所以優
恤之者方其渡額濟勒而來也戶凡三萬三
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犁者僅

以半計夫此遠人嚮化携孥挈屬而徠其意甚誠而其阽危求息狀亦甚憊既撫而納之苟弗為之贍其生猶弗納也贍之而弗為之計長久猶弗贍也故自聞其來及其始至以迨於今惟此七萬餘衆凍餒疔瘡之形時懸於目而惻於心凡宵旰所究圖郵函所諮訪無暇無輟乃得悉其大要於是為之口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穀而資耕牧則以屬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出我牧羣之孳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

十一

息驅往供饋則以屬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嘉峪關外董視經理則以屬之西安巡撫文綬惟時諸臣以次馳牘入告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厄魯特凡市得馬牛羊九萬五千五百其自達里岡愛商都達布遜牧羣運往者又十有四萬而哈密闕展所市之三萬不與焉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廩米麥四萬一千餘石而初至伊犁賑贍之茶米

不與焉甘肅邊內外暨回部諸城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襲布六萬一千餘匹棉五萬九千餘斤氈廬四百餘具而給庫貯之氈棉衣什布幅不與焉計儲用帑銀二十萬兩而賞貸路貲及宴次賚予不與焉其台吉渥巴錫等之入覲者乘傳給餼而來至則錫封爵錫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

十三

為郡王旺丹克布騰封為貝子拜濟呼封為公餘封台等秩有差備恩禮各鞍馬藥錠黃褂並賜錫巴喇策伯克多爾濟黃纓舍楞功格默們圖沙喇扣肯紫纓其汗王皆賜三眼翎貝勒貝圖錫以章服銅其往也復慮其身之生不宜內地氣候為蒙古身未出痘為生身其生身者多則命由邊外各臺歷巴里坤以行而迎及送並遣大臣侍衛等護視之用以柔懷遠人俾毋致失所或有以為優恤太甚者蓋意出於鄙吝未習聞國家成憲毋惑乎其見之隘也昔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時喀爾喀土謝圖汗等為厄魯特所殘破率全部十萬衆來歸

皇祖矜其窮阨

命尚書阿喇尼等往撫之發歸化城張家獨石二口倉儲以振其乏且足其食又

勅內大臣費揚古明珠等齎白金茶布以給其用採買牲畜以資其生遂皆安居得所循

法度樂休養迄今八十餘年

喀爾喀衆以康熙二十七年來

馴畜牧日以蕃生殖日以盛樂樂利利殷阜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十三

十倍於初其汗王台吉等世延爵祿恪守藩衛一如內扎薩克之效臣僕長子孫莫不感戴

聖祖德澤及人之深得以長享昇平之福也

朕惟體

皇祖之心為心法

皇祖之事為事惟茲土爾扈特之來其窮阨殆無異曩時之喀爾喀故所以為之籌畫無弗詳賙惠無少靳優而恤之且計長久庸詎

知謀之勞而費之鉅乎冀茲土爾扈特之衆

亦能如喀爾喀之安居循法勤畜牧務生殖

勿替殿志則其世延爵祿長享昇平之福又

何以異於今之喀爾喀哉用是臚舉大凡勒

石熱河及伊犁俾土爾扈特汗王部衆咸識

朕意且以詔自今以往我諸臣之董其事者

土爾扈特部紀略

事不再三精覈率據耳食以為實君子弗為

也言不求於至是已覺其失護已短而莫之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十四

改易君子弗為也必知斯二者然後可以秉

史筆以記千載之公是公非余之為土爾扈

特部之紀略亦疊是而已土爾扈特之初來

也蓋嘗詠之詩載之記皆以為始自阿玉奇

汗溯而上之荒略不可考此亦述向之所聞

者而書之而不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

奇茲以其麋至乃得一一詳徵其實為之重

記何必隱約弗明以諱吾前言之未精覈哉

阿玉奇之父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

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則曰貝果鄂爾勒克自貝果鄂爾勒克溯而上之實遠不可徵其入俄羅斯也則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時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為汗無所統屬又不相和睦和鄂爾勒克因率其子書庫爾岱青等至俄羅斯之額濟勒地其時阿玉奇尚在襁褓因留巴圖魯渾台吉處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而回遂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十五

向渾台吉索阿玉奇歸俄羅斯巴圖魯渾台吉為阿玉奇之外祖以時代計之適相當而阿玉奇汗時其子散扎布台吉率所屬一萬五千餘戶往投策妄策妄盡留其屬而遂散扎布歸額濟勒則向記所云阿玉奇與策妄不睦亦未為大誤也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即書庫爾岱青餘三無子其二皆有子孫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二絕嗣其一曰

卮木策楞四傳而至巴木巴爾今封郡王其一即棚楚克四傳而至渥巴錫今封汗棚楚克之子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子嗣其一曰衮扎卜有子嗣今之封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者其曾孫也衮扎卜乃渥巴錫之祖沙克都爾扎卜之親弟故其子孫為渥巴錫近族與沙克都爾扎卜子孫皆隨渥巴錫而來其戶口之數已見前記茲惟記其始祖所自出並証前之失精覈而未實者至其重黃教

御製文二集

卷十一記

十六

置鄂拓克宰桑之類率同準噶爾但具體而微蓋準噶爾之紀略紀其全部之盛衰而茲土爾扈特之紀略則紀其世系之詳悉云爾

御製文二集卷之十二

記

古玉斧珮記

內府銅玉諸器率以甲乙別等第茲古玉斧珮一白弗截肪赤弗雞冠土漬塵蒙列其次為丙而棄置之庫亦不知幾何年矣偶因檢閱舊器覺有所異命刮垢磨光則穆然三代物也嗟乎物有隱翳埋沒於下不期而遇識拔尚可為上等珍玩若夫貞幹良材屈伏沉淪莫為之剪拂出幽以揚王庭而佐治理是誰之過歟吾於是乎知慙吾於是乎知懼

淳化軒記

淳化軒何為而作也以藏重刻淳化閣帖石而作也蓋自伏滔崆峒之銘石虹堯碑之文歷代相傳石刻尚焉然物有其成必有其壞世遠年湮真偽莫辨則漢唐且難得其全者無論周秦以上矣故言帖必以趙宋為猶近而宋帖必以淳化為最美重刻之由考稽之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

一

故已見於帖前之旨冊後之跋茲不復記記

所以藏石作軒之故云石刻既成凡若干頁使散置之慮其有失也爰於長春園中含經堂之後就舊有之迴廊每廊砌石若干頁恰得若干廊而帖石畢砌焉廊之中原有蘊真齋因稍移齋於其北即舊基而拓為軒事起藏帖則以帖名名之夫淳化宋太宗之紀年也為人君者即不能以唐堯虞舜為師亦當以夏甲周成為軌所謂取法乎上僅能得中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

記

二

閱永定河記

永定河之本無定也此氣數之可以授其權於人事者也無定河之求永定也此人事之不可以諉其柄於氣數者也目前歲夏秋瀕河田廬被潦特命高晉襄曰修周元理等會勘利病所由發帑五十餘萬金大加疏築決歲訖功農臻倍稔遂俞所請以今春省成事

而詔之曰河之工茲式集矣雖然朕能遽信為一勞永逸計乎昔之河故無工也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蒿目民艱為畿甸東南勤求保惠之政莫若興建隄工邇自康熙三十七年始事迄今億兆蒙庥淪浹肌髓中間偶值水旱不齊此濫彼淤遷流逋易自安瀾城而柳岔口而王慶坨而水害草壩而賀老營而今之調河頭或壯或復南凡六徙皆審時度勢善為相導惟務順小變以歸大常而於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

三

成謨罔敢稍戢斯誠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暨朕躬數十年來繼志繩

武之苦心不容自己者何在河固無一勞永逸之方在治河實有後樂先憂之責也或者耳食漢田蚡天事非人力及晉杜預請決諸陂之膚見謂棄地與水可聽無定者之所之嘻何其戾耶夫以水故棄地猶可并地故棄人可乎子輿氏稱神禹行所無事無事而

曰行則必有無事之事所謂疏濬決排者非耶以黃河證之積石龍門故蹟可按而商惠五遷周移千乘即已世近而事殊厥後赴海南趨殆更燕齊與吳之境雖神禹復生亦難力挽以從其朔第更一境即治一境仍與當年導源之績等耳豈竟以不治治之耶桑乾流經近圻勢若建瓴非挾沙將一洩而無餘惟挾沙又四出而莫遏運道民生無隄冒賴前此督臣孫嘉淦建議試開金門開上游中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

四

亭河遂不能容所至村莊漫溢幸急飭堵閉民獲安居尤近事之足為炯戒者且朕匪直為愛護已成之工起見也假令是河在今日尚無隄工而籌運道策民生朕亦必自為始事之舉易地以觀益知我

皇祖

皇考默鑒今日之發帑疏築有

深許為後

先克紹者矣不然者惡勞惜費朕寧必大矯

乎人情而甘為是汲汲也哉是行也徃復周諮既嘉大吏能體朕意猶慮其不克堅持定識勉繼前功爰特揭大指鏤之河上其他條具規制存乎神而明之者皆不書

避暑山莊紀

恩堂記

圓明園之紀

恩堂紀受

恩之自避暑山莊之紀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記

五

恩堂紀受

恩之蹟名同而實異文異而事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蓋

皇祖養育予於宮中之旨原降於圓明園之紀

恩堂茲不復贅然其時實仍居

皇考藩邸中及從

皇祖來避暑山莊乃

賜居斯堂之側堂即三十六景中所謂萬壑

松風者夙興夜寐日觀

天顏緋几繡書或

示章句玉筵傳膳每

賜芳飴批閱章奏屏息侍

傍引見官吏承

顏立側或

命步射以示衆臣持滿連中

皇祖必為之色動至於釣魚而得則

令持去以給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記

六

皇考若隔旬餘半月則

遣往獅子園以謁

聖母而其年秋隨

皇祖幸木蘭又有宜紀者入木蘭初圍場曰

永安莽喀圍中有一熊

皇祖御火鎗中之熊伏不動久之

皇祖謂其已斃命御前侍衛引予去射之

意欲使予於初圍得獲熊之名也其時予甫

欲上馬而熊突起奔前

皇祖御虎鎗殪之事畢入武帳

皇祖顧

溫惠皇貴太妃指予曰伊命貴重乃以射熊
事告之曰使伊至熊所而熊起馬驚成何事
體又一日虞者告有虜

皇祖命二十一叔父後封慎郡王者往予跽
奏願去

皇祖曰汝不可去俟朕往之日携汝去耳似
此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記

七

深恩彼時不知至於今每一念及即欲墮淚
夫五十餘年之事歷歷如昨而予六旬有三
亦視曾孫矣不有以紀之子若孫其何由知
之此予所以追憶而涉筆也子若孫其尚念
我

皇祖何以

眷顧我之深及我之乾乾矻矻何以不敢負
皇祖之恩將億萬斯年永丕基而承

天眷胥在是矣詎惟一堂之記云乎哉

白塔山總記

京都於唐為范陽於北宋為燕山遼始稱京
金元明因之雖城郭宮市建置沿革時或不
同而答陽都會居天下之上游俯瞰中之北
拱誠萬載不易之金湯也宮殿屏扆則曰景
山西苑作鎮則曰白塔山白塔山者金之瓊
華島也北平圖經載遼時名曰瑤嶼或即其
地元至元時改為萬歲山或曰萬壽山至明
時則互稱之或又謂之大山子

見王綬北京
景圖識語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記

八

中本朝曰白塔山者以順治年間建白塔於
山頂然考燕京而詠八景者無不曰瓊島之
春陰故予於辛未年題碣山左亦仍其舊所
為數典不忘之意耳山四面皆有景惜春明
夢餘錄及日下舊聞所載廣寒仁智之苑玉
虹金露之亭其方隅曲折未能盡高下窈窕
之致使人一覽若身步其地而目其概蓋地
既博而境既幽且禁苑森嚴外人或偶一窺
視或得之傳聞其不能覩之切而記之詳也

亦宜茲特界為四面面各有記如柳宗元之
鈎鉤石城諸作俾因文問景者若親歷其間
嘗鼎一臠足知全味云爾

塔山南面記

承光殿之北跨太液為橋南北各有坊南曰
積翠北曰堆雲過堆雲坊即永安寺殿曰法
輪殿後石磴拾級而升得稍平道左右二亭
曰引勝曰滌靄復因迴疊石中仍拾級左右
各為洞玲瓏窈窕刻峭推姿各極其致蓋即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記

九

所謂移艮嶽者也穿洞而上適與拾級而上
者平洞之上左右各有亭覆之曰雲依曰意
遠平處為佛殿前曰正覺後曰普安兩廂各
有殿東曰聖果西曰宗鏡又自永安寺牆之
東緣山而升路中有振芳亭再升為慧日亭
稍西則順治年間建塔碑記及雍正年間重
修碑記復畧升則進普安殿之東廊矣其寺
牆之西亦緣山而登半山有亭扁曰蓬壺挹
勝再登則為悅心殿偶臨塔山理事引見恒

於此其後為慶霄樓每逢臘日奉

皇太后觀冰嬉之所也悅心殿東側書屋為
靜憩軒轉石屏入牆門則仍普安殿自殿後
陟石階將百磴即山頂白塔建於此塔前琉
璃佛殿曰善因考日下舊聞山頂為廣寒殿
蓋即建塔之所山中為仁智殿則今普安佛
殿是塔後列刹竿五或謂之轉梵經或謂之
資瞭遠其下為藏信礮之所八旗軍校輪流
守之蓋國初始定燕京設以防急變者雍正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記

十

年間復申明其令載在史策其發信礮金牌
則藏之大內予因思之比及藉此知守其失
守已多矣然而觀此知懼凜

天命畏民君戒盛滿之志繫苞桑之固則信
礮之制豈非

祖宗之良法美意萬世所當慎守者乎

塔山西面記

室之有高下猶山之有曲折水之有波瀾故
水無波瀾不致清山無曲折不致靈室無高

下不致情然室不能自為高下故因山以構室者其趣恒佳慶霄樓既據山之高樓西緣廊而降有二道其一向南不數武為一房山蓋房中覆湖石成山云歷磴以下為蟠青室迴廊環其外緣廊北降達山之西憑廊向南俯睇有深淵東則山之西脚而山半腰有亭曰揖山乃從悅心殿西角門而出者其下峭壁插入澗然靚然若龍湫之有神物也波與太液通石橋鎖其口橋之南步隄東轉可通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記

十二

悅心殿及永安寺前橋之北則琳光殿前為山西總路矣又其一轉而北有亭焉曰妙鬘雲峯歷石磴而下則水精域其下有古井古井向有記闕諸家記載謂引金水河轉機運料之非及輦土壓勝之謬凡山之陰山之麓所為屈注飛流線溪畝池皆綆汲此井以成其勢水精域之下為甘露殿又下為琳光殿則就平陸為山西之路轉而北為閔古樓樓壁砌三希堂法帖碑版攀梯而登與地平稍

壯則鑑畝室窓臨清池即鑿山溪引古井之水也閔古樓後楹平臨山溪石橋架其上度橋有小石亭梁柱皆泐詩過亭崦岬窮劣徑祇容人攝齊而上出巖牆門與慶霄樓後門相望而山西之景畧畢

塔山北面記

自閔古樓巖牆門出轉而東則邀山亭又東壯則酣古堂堂之東室倚石洞循洞而東則瀉妙石室堂與室之南皆塔山之陰或石壁

御製文二集

卷十二記

十三

或茂林森峙不可上而室之東間乃樓也踏梯以降復為洞窻窻窻映若陶穴若嵌窻旋轉光怪不可殫極若是者行數百武向東忽得洞門出則豁然開朗小丁三間曰盤嵐精舍而其南則仍石巖陡立然羊腸之徑可以躋而上達看畫廊廊屬山東景茲不復綴自精舍轉而北至環碧樓緣飛廊而下則嵌巖室折而西為小山亭額曰一壺天地西扇面房額曰延南薰其盤嵐精舍之西由洞門北